

# 叙事

XUSHI CONGKAN

傅修延 主编

从刊

【第一辑】

叙事学研究凭借自身的理论活力，在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渗透，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概念和共同关心的话题。本书是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120篇。内容涉及中国叙事传统、叙事学理论、叙事学的发展、叙事学的方法与引进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反思的讨论等。

叙事学研究自身的理论活力与学科渗透，在国内学术界日益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概念和共同关心的话题。本书是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120篇。内容涉及中国叙事传统、叙事学理论、叙事学的发展、叙事学的方法与引进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反思的讨论等。

中国叙事传统、叙事学理论、叙事学的发展、叙事学的方法与引进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反思的讨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叙事

XUSHI CONGKAN

傅修延 主编

丛刊

【第一辑】

叙事学研究其他重要  
的论文集，共收入论文100余篇。在  
叙事学研究领域，本书是继《叙事学：理论与研究》之后，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叙事学理论与研究现状的著作。本书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曾作为重要文献宣读。本书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曾作为重要文献宣读。本书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曾作为重要文献宣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事丛刊 (第一辑) / 傅修延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5004-7025-0

I. 叙… II. 傅… III. 叙述—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0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1417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刘娟  
封面设计 久品轩  
版式设计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369 千字

定价 3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顾 问：申 丹 杨 义

主 编：傅修延

副主编：龙迪勇 叶 青

编 委：（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董乃斌 傅修延 胡亚敏 龙迪勇 乔国强

申 丹 谭君强 夏汉宁 叶 青 杨 义

余 悦 赵剑英 赵毅衡

主 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

# 发 刊 词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首童谣、一段历史、一组漫画、一部电影，实际上都在叙写某个事件；一段对话、一阵独白、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实际上都在讲述某些东西……在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叙事作品。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并与抒情、说理一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标志。

然而，把叙事这一重要现象正式纳入研究的视野，却是非常晚近的事。20世纪60年代末，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正式诞生。结构主义叙事学（经典叙事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局限于文学，主张对叙事虚构作品进行内在性和抽象性的研究。首先，结构主义叙事学在确定研究对象时，主张将叙事作品视为一个内在自足的体系，它不受任何外部规定性的制约。其次，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强调研究对象的静态、共时性，它分析、描述的并不是个别的、具体的叙事作品，而是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的叙述结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关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局限性。于是，后经典叙事学或“新叙事理论”又开始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兴起。后经典叙事学主要表现出了以下三个特点：对经典叙事学的某些理论或相关概念进行重新审视或反思；在分析叙事文本时，更为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用；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更为注重叙事现象的跨学科、跨媒介研究。

与国外叙事学研究潮流的复兴相呼应，目前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方兴未

艾,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叙事学研究凭借自身的理论活力和学科渗透力,在国内学术界正呈如火如荼之势: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另一方面,西方叙事学家的著作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而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介趋势日趋明显,在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中,除文学叙事之外,“历史叙事”、“哲学叙事”、“教育叙事”、“社会叙事”、“心理叙事”、“新闻叙事”、“图像叙事”、“绘画叙事”、“电影叙事”、“网络叙事”之类的成果也时有所见——“叙事”几乎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概念和共同关心的话题。

正是为了呼应目前的叙事学研究热潮并反映国内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决定与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共同创办《叙事》丛刊。我们抱持的是“大叙事”的观念,而不仅仅限于文学叙事;我们主张的是全球性的视野,而不仅仅囿于某一叙事传统。或理论建构,或现象描述,或学科内的思考,或跨学科的探究,或对西方理论的回应,或对本土资源的挖掘,只要是对“叙事”现象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并提出了真知灼见的稿件,都在我们的欢迎之列。我们尤其欢迎那些开辟疆域、填补空白的原创性稿件,尤其欢迎探讨东方(中国、印度、日本等)叙事传统的稿件,亦欢迎对西方前沿理论的翻译或评述之作。

《叙事》为半年刊,每期约三十万字,自2008年起正式创刊。第一期《叙事》丛刊的文章主要从于2007年10月在江西南昌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会议论文中选取。从第二期开始,丛刊将较为集中地探讨一个主题,如跨媒介叙事、中国叙事传统、空间叙事等。每期的主题将在上一期丛刊上公布。《叙事》第二期要探讨的主题是跨媒介叙事。欢迎投稿,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创办《叙事》丛刊,目的在于繁荣和促进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并为中西叙事学者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一个平台。我们编辑部全体成员愿与各位叙事学研究同道一起,始终坚持问题意识与中国立场,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与学术规范,为梳理和弘扬古老的中国叙事传统,为中国特色叙事理论的创建,为促进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走向世界、西方的叙事学研究走进中国而略尽绵薄之力。

# 目 录

## 中国叙事传统

- 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 ..... 傅修延 ( 3 )
- 论汉赋与汉画的空间方位叙事艺术 ..... 李 立 ( 25 )
- 评价式叙事:人物评论的独特方式
- 以南宋关于辛弃疾的评论为例 ..... 夏汉宁 ( 45 )
- 禅宗公案叙事的方式、宗旨及其格调 ..... 赖功欧 ( 61 )
- 中国古典戏曲叙述论 ..... 王亚菲 ( 73 )
- 《世说新语》写意叙事策略分析 ..... 张泽兵 ( 87 )

## 理论前沿

- 形式和情感/行为:性别对叙事以及叙事对性别的
- 影响 ..... [美]罗宾·沃霍尔—唐/文 王丽亚/译 ( 99 )
- 字面化的叙事学:科幻小说带来的
- 启示 ..... [美]布赖恩·麦克黑尔/文 许娅/译 ( 107 )
- 叙事修辞阅读的若干原则
- 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
- 为例 ..... [美]詹姆斯·费伦/文 唐伟胜/译 ( 118 )
- 当代戏剧中叙述进程的几种新
- 方式 ..... [美]布赖恩·理查森/文 许德金/译 ( 128 )

- 叙事概念与潜藏文本 ..... 申 丹 (135)
- 三种时间向度的叙述  
——从现象学与文化研究出发讨论叙述体裁 ..... 赵毅衡 (146)

## 空间叙事

- 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 ..... 龙迪勇 (167)
- 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  
——叙事空间理论概述 ..... 程锡麟等 (197)
- 童话叙事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形式 ..... 卢瑾萍 (216)
- 叙事空间中叙述的不可靠性  
——以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为例 ..... 张 丽 (231)

## 跨媒体叙事

- 理解修辞上的细微差别:西方音乐与叙事  
理论 ..... [美]彼得·J. 拉比诺维茨/文 周靖波/译 (245)
- 中国绘画叙事传统的形成 ..... 叶 青 (255)
- 中国茶艺的叙事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 余 悦 (271)
- 影视广告叙事:本质、类型与特征 ..... 王 琦 (287)

## 问题与反思

- 叙事学合法性问题的反思 ..... 刘 方 (299)
- 叙述者理论反思 ..... 赖骞宇 (311)
- 叙事的边界问题和元小说结构  
——试析《押沙龙,押沙龙!》的叙事策略 ..... 袁 演 (327)



---

## 综 述

叙事学研究的中西交流与对话

——“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

会议综述 ..... 龙迪勇 (337)



# 中国叙事传统

学 习 参 考 用 书

# 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

□ 傅修延

赋是中国文学中一种非常独特的文体。由于使用骈辞韵语，赋体文学在广义上属于诗的范畴，但其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段与“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对后世叙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又可视为诗稗之间的一道桥梁。赋也不是知识阶层的专利，敦煌出土文献早已昭告人们，依靠韵诵传播的俗赋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与鲜明的草根特征。而俗赋在汉文化圈内长期流传这一新发现则进一步提示：兴盛于汉代的文人赋可能只是“古老的韵诵传统”逸出的一个分支，真正值得大力关注的应是这个传统中生气勃勃奔腾不息的底层。完全有理由认为，赋在叙事史上发挥的作用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不懂得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文体，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叙事艺术，也无从理解其形态特征的由来。因此，赋体文学应当成为中国叙事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 一 赋之初——遁辞以隐意，设譬以指事

讨论赋与叙事演进的关系，绕不开首先写作赋体作品的先秦大儒荀况。

荀况于叙事演进有大贡献。李泽厚在谈到荀况时说道：“荀子可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从叙事史角度看，荀况亦可称为承上启下和同雅俗的一个关键。

荀况对中国叙事的贡献首推《成相》。“成相”是中国最早见诸记载的说唱艺术，荀况作为知识阶层的代表，注意到了这种艺术并进行模仿性的创作，

使一门本来在社会底层传播的民间文艺登上大雅之堂，这项工作既开后世引俗入雅之风，也为知识阶层向民间文艺学习树立了范例。对荀况的这个贡献，本人在《先秦叙事研究》第六章中已有专门论述。“成相”为曲艺之祖，今天流行于中国各地的说唱艺术多达四百多个品种，它们绝大多数都用“鼓”、“相”之类的打击乐器担纲伴奏。曲艺在历史上曾分泌出哺育戏剧的乳汁，如宋代诸宫调的演唱成为元杂剧音乐与唱腔的主体、近代的莲花落衍生出评剧、二人转衍生出吉剧、山东琴书衍生出吕剧、地花鼓衍生出花鼓戏。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曲艺中的说书（唐宋时为“说话”）一支直接孕育了宋以后的话本小说，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而成的章回小说中，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小说经典。即使是在《红楼梦》这种纯粹由文人创作的小说中，也能看到“话说”、“看官”之类的说书遗痕；在讲述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时，叙述者经常以说书人的身份出现。以此而论，荀况保存并提升的说唱艺术，竟然是戏剧与小说这两种主要叙事形态的渊源所在！

荀况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兼容并蓄的学术品格，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种有特色的艺术品种。除《成相》外，荀况的摹仿之作还有《赋篇》。《汉书·艺文志》著录荀卿赋十篇，今《赋篇》中仅存其五，其中《礼》、《知》的性质为论道说理，《云》、《蚕》、《箴》则为标准的设谜咏物之赋，《赋篇》最后还附有政治忧患意识很浓的《佷诗》与《小歌》各一，这两首简短的诗歌以咏叹调为全篇作结，有如《楚辞》的“乱曰”。《赋篇》最重要的当然是《云》、《蚕》、《箴》，它们的格式相当统一：

1. 设问——“有物于此，……臣愚不识，敢请之王（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

2. 回答——“王（君子；五泰占之）曰：此夫……者欤？此夫……者欤？此夫……者欤？（最多达六次反问）……夫是之谓（请归之）□。□。”（省略号代表围绕谜底而展开的敷陈形容之辞，□代表云、蚕、箴等谜底）

这种格式反映出的益智活动与今天的猜谜有所不同，它预设了一套客主问答程序，先由问者提出谜面，然后答者围绕谜底提出一连串肯定疑问句，提问后再和谜面一样对谜底加以铺排形容，最后亮出谜底。可以看出，荀况留下

来的文本不是对具体射隐活动的记录，而是为有阅读能力的读者而创作的书面谜语，它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处于思考状态，直至文章结束。但是，它毕竟又概括性地再现了当时人们在进行此类活动时所遵循的程序，这一点有《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中的一段记述可作印证：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讷。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王讷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悦，荆国之众相贺也。

刘勰《文心雕龙》中有两段话：“苟结隐语，事数自环。”（《诠赋》）“讷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设譬以指事也。……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谐隐》）这表明谜语、隐语、“讷”在意义上可以相通。楚庄王与成公贾事先商定以“不谷”（庄王本人）设讷，然后如此这般地问答一番，透露出在射隐活动中更强调的是问与答的艺术。《庄子·应帝王》中阳子居见老聃时用“有人于此”起问，老聃用“……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作答，亦遵循着同样的射隐程序。隐语又名廋辞，结合《国语·晋语五》中“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的记载来看，此类活动当时还比较流行。《汉书·艺文志》所录“隐书”十八篇虽已佚失，但能说明除荀况外还有别人也很注意隐语的创作。《左传》宣公十二年则记述了一个生死关头打哑谜的故事：

冬，楚子伐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遂傅于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簪井而拯之。”“若为茅经，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

楚军压境，萧国大夫还无社向他的楚国朋友申叔展求助，申叔展影射萧国危

如累卵，还无社明白过来后暗示城破后智井将是自己的藏匿之地，并按申叔展意见置茅经于井口为标志。就像“不学诗，无以言”一样，不懂得使用隐语，在当时的政治与军事生活中寸步难行，聪明的还无社正是凭着这种本领挽救了自己的性命。

艺术与游戏之间的界线常常是非常微妙的，《赋篇》中反映的射隐活动，从今天的眼光看固然是一种小巧的游戏，历史文献却显示它曾是人际间一种颇为重要的信息交流艺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它同时具有的游戏功能。显而易见，孕育这种艺术的温床，是本人一再提及的先秦时代的隐喻性叙事传统。赋诗言志毋庸置疑是它的同类，一些引诗言事的话语也包含隐语——如《国语·鲁语下》的“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与《左传》定公十年的“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熟悉“诗”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些话传达了什么信息。当时下层民众的讽事歌谣亦大多以喻语代直言，《左传》记录的“泽门之皙”（襄公十年）、“睥目蟠腹”（宣公二年）和“娄猪艾豮”（定公十四年）等，都是用某项具体的体貌特征来指代具体人物。如果要追溯得更早一些，《易经》卦爻辞就近乎隐语，其中不但“隐事”而且处处“设谜”。如《易·归妹·上六》中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本义指剪羊毛；《易·明夷·上六》中的“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原是形容太阳的运行。在这样深厚的传统基础上，生长出向隐语方向发展的一种文体可谓顺理成章。不过，随着“战国虎争，驰说云涌”时代的来临，人际间隐喻性的信息交流逐渐失去用武之地，隐语终于还是走上了向游戏发展的道路。后世各种猜谜游戏均不讲究揭谜前的言来语往，仅有“射覆”的程序中还留有它的一抹余痕。<sup>①</sup>

## 二 赋之“铺”——极声貌以穷文

然而，如果仅仅看到“隐语→谜语”这条发展线索，那么《赋篇》充其量只能为荀况赢来“谜语之祖”的桂冠。事实上，《赋篇》的主要贡献在“赋”而不在“谜”，作为文学史上以“赋”名篇的第一部作品，它为后人留下了赋的雏形，对后世赋体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虽然存在着含有叙事因素的多种传播形态，但卜辞、铭文、卦爻辞乃至子史之文

的功能都不以文艺为主，歌谣、《诗经》与“成相”的传播手段也不是单纯依靠文字，而在《赋篇》中却出现了由摹仿民间文艺而产生的一种独立用文字传播的文体，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创新和进步。

《赋篇》的主要贡献既然在“赋”，那么首先需要对“赋”的内涵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考辨，这种考辨分别从传播与文学两个不同角度进行。

从传播方式说，“赋”是一种有别于“歌诗”的吟诵方式。在先秦时代的采诗活动中，“赋”所扮演的角色是与方音诵（“风”）相对的“雅言诵”，即用当时的流通语对官府采集的民歌进行转述。从“赋诗言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国语·周语上》）以及“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等记载中，可以看出“赋”在荀况名篇前实际上已是一种毋庸音乐伴随的口头传播技艺，有无音乐伴随在当时成了诗赋之间的区别性标志。《战国策·楚策四》中“孙子为赋”的内容与《赋篇·小歌》基本相同，唯语气助词“也”变为“兮”，这提示出“赋”的诵读应有歇歇顿挫等独特之处。《汉书·王褒传》中“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一段说明，即使在“赋”壮大为一种重要的书面文体之后，声音传播仍是它在人际间传递的一个重要渠道，其听觉审美特征并未完全失去。

从文学表现看，“赋”是属于叙事艺术范畴的一种铺叙手段——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一言以蔽之：“赋者，铺也。”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刘勰的定义做了进一步的展开——“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的话有两层意思：“敷陈其事”指《诗经》（特别是《雅》中的史诗片断）中表现出来的铺排式叙述；“直言”指“赋”与“比”、“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非隐喻性。这两层意思抓得相当关键，众所周知，“赋”与“敷”、“铺”、“布”等在字义上相通相近，它的要义可据此确定为不假比兴地对所叙述的对象进行敷陈铺排。

荀况在以“赋”名篇时显然兼顾了它的双重内涵，在《赋篇》中仍能依稀听出一点“不歌而诵”的韵诵声调：

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  
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  
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



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

臣遇不识，敢请之王。

而《赋篇》设问与回答中围绕“有物于此”、“此乎……者欤”的巧言状物之辞，又继承发扬了“赋”的文学性敷陈特色。《赋篇》反映的射隐过程亦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射隐中注重问答艺术而不是急于揭秘（楚庄王与成公贾甚至先“设”后“讪”），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对此形容道：

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像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

隐语的“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与“赋”的铺排敷陈相遇合，为“赋”的发展起到了为虎添翼般的作用。在后世赋体文学以及受其影响的诗文中，隐语的痕迹仍然存在，有些咏物篇章简直可以当做谜语来读。

《赋篇》文字简短而说教味重，孤立来看似乎艺术价值不高，但它携带有“赋”之所以为“赋”的本质特征——铺排敷陈，这种特征在它身上得到放大，成为由其开创的赋体文学的标志性手段——铺叙。铺叙发挥到极致时，可以用《文心雕龙·诠赋》中的“极声貌以穷文”来概括，它致力于追求对事物做出穷形尽相的描绘，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现其声貌行迹，因此其辞藻必然趋于赡丽繁富。由于没有音乐格律的羁绊，铺叙具有较高的表现自由度。《赋篇》中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射隐程序，不可能摆脱“巧言状物”的要求而肆意挥笔。《楚辞》的《卜居》没有这种约束，文中的屈原一层复一层地抒发胸臆，已露出后世赋文奔腾汹涌的端倪：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呶訾栗斯，喔咻嚅唅，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